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
第八十九回 舌劍唇槍難回節烈 忿深怨絕頓改堅貞

南京地方遼闊，苟才接得芬臣的信，已是中午時候；在家裡胡鬧了半天，才到票號裡去；多祝三再到芬臣處轉了一轉，又回號裡打票子，再趕到苟才公館，已是掌燈時候了。苟才回到家中，先向婆子問：「勸得怎樣了？」苟太太搖搖頭。苟才道：「可對姨媽說，今天晚上起，請他把鋪蓋搬到那邊去。一則晚上勸勸他；二則要防到他有甚意外。」苟太太此時，自是千依百順，連忙請姨媽來，悄悄說知，姨媽自無不依之理。苟才正在安排一切，家人報說票號裡多先生來了，苟才連忙出來會他。祝三一見面，就連連作揖道：「耽誤了大人的事，十分抱歉！我們那伙計萬才回來，做晚的就忙著和他商量大人這邊的事。大人猜我們那伙計說甚麼來？」苟才道：「不過不肯信付我們這背時的人罷了。」祝三拍手道：「正是，大人猜著了也！做晚的倒狠狠兒給他埋怨一頓，說：『虧你是一號的當手，眼睛也沒生好！像苟大人那種主兒，咱們求他用錢，還怕苟大人不肯用；此刻苟大人親自賞光，你還要活活的把一個主兒推出去！就是現的墊空了，咱們那裡調不動萬把銀子，還不趕著給苟大人送去！』大人，你老人家替我想想，做晚的不過小心點待他，倒反受了他的一陣埋怨，這不是冤枉嗎！做晚的並沒有絲毫不放心大人的意思，這是大人可以諒我的。下回如果大人駕到小號，見著了他，還得請大人代做晚的表白表白。」說罷，在懷裡掏出一個洋皮夾子，在裡面取出一張票子來，雙手遞與苟才道：「這是一萬兩，請大人先收了；如果再要用時，再由小號裡送過來。」苟才道：「這個我用不著，你先拿了回去罷。」祝三吃了一驚，道：「想大人已經向別家用了？」苟才道：「並不。」祝三道：「那麼還是請大人賞用了，左右誰家的都是一樣用。」苟才道：「我用這個錢，並不是今天一下子就要用一萬，是要來置備東西用的，三千一處也不定，二千一處也不定，就是幾百一處、幾十一處，都是論不定的；你給我這一張整票子，明天還是要到你那邊打散，何必多此一舉呢。」祝三道：「是，是，是，這是做晚的糊塗。請大人的示，要用多少一張的？或者開個橫單子下來，做晚的好去照辦。」苟才道：「這個那裡論得定。」祝三道：「這樣罷，做晚的回去，送一份三聯支票過來罷，大人要用多少支多少，這就便當了。」苟才道：「我起意是要這樣辦，你却要推三阻四的，所以我就沒臉說下去了。」祝三道：「大人說這是那裡話來！大人不怪小人錯，準定就照那麼辦，明天一早，再送過來就是了。」苟才點頭答應，祝三便自去了。

苟才回到上房，恰好是開飯時候，卻不見姨媽。苟才問起時，才知道在那邊陪少奶奶吃去了。原來少奶奶當日，本是夫妻同吃的，自從苟太太拆散他夫妻之後，便只有少奶奶一個人獨吃。那時候，已是早一頓、遲一頓的了；到後來大少爺死了，更是冷一頓、熱一頓，甚至有不能下等的時候，少奶奶卻從來沒過半句怨言，甘之若素。卻從苟才起了不良之心之後，忽然改了觀，管廚房的老媽，每天還過來請示吃甚麼菜，少奶奶也不過如此。這天中上，鬧了事之後，少奶奶一直在房裡嚶嚶啜泣。姨媽坐在旁邊，勸了一天。等到開出飯來，丫頭過來請用飯。少奶奶說：「不吃了，收去罷。」姨媽道：「我在這裡陪少奶奶呢，快請過來用點。」少奶奶道：「我委實吃不下，姨媽請用罷。」姨媽一定不依，勸死勸活，才勸得他用茶泡了一口飯，勉強嚥下去。飯後，姨媽又復百般勸慰。

今天一天，姨媽所勸的話，無非是埋怨苟才夫妻豈有此理的話，絕不敢提到勸他依從的一句。直到晚飯之後，少奶奶的哭慢慢停住了，姨媽才漸漸入起數來，說道：「我們這個妹夫，實在是個糊塗蟲！娶了你這麼個賢德媳婦，在明白點的人，豈有不疼愛得和自己女兒一般的，卻在外頭去幹這沒天理的事情來！虧他有臉，當面說得出！我那妹子呢，更不用說，平常甚麼規矩咧、禮節咧，一天到晚鬧不清楚，我看他向來沒有把好臉色給媳婦瞧一瞧。他男人要幹這沒天理的事情，他就幫著腔，也柔聲下氣起來了。」少奶奶道：「豈但柔聲下氣，今天不是姨媽來救我，幾乎把我活活的急死了！他兩老還雙雙的跪在地下呢；公公還摘下小帽，『咯嘣咯嘣』的碰頭。」姨媽聽了笑道：「只要你點一點頭，便是他的憲太太了，再多碰幾個，也受得他起。」少奶奶道：「姨媽不要取笑，這等事豈是我們這等人家做出來的！」姨媽道：「啊唷！不要說起！越是官宦人家，規矩越嚴，內裡頭的笑話越多。我還是小時候聽說的：蘇州一家甚麼人家，上代也是甚麼狀元宰相，家裡秀才舉人，幾幾乎數不過來。有一天，報到他家的大少爺點了探花了，家中自然歡喜熱鬧，開發報子賞錢，忙個不了。誰知這個當刻，家人又來報三少奶奶跟馬夫逃走了。你想這不是做官人家的故事？直到前幾年，那位大少爺早就扶搖直上，做了軍機大臣了。那位三少奶奶，年紀也大了，買了七八個女兒，在山塘燈船上當老鴿，口口聲聲還說我是某家的少奶奶，軍機大臣某人，是我的大伯爺。有個人在外面這樣胡鬧，他家裡做官的還是做官。如今晚兒的世界，是只能看外面，不能問底子的了。」

少奶奶道：「這是看各人的志氣，不能拿人家來講的。」姨媽道：「天唷！天底下有幾個及得來我的少奶奶的！唷！老天爺也實在糊塗！越是好人，他越給他磨折得利害！像少奶奶這麼個人，長得又好，脾氣又好，規矩、禮法、女紅、活計，那一樣輸給人家，真正是誰見誰愛，誰見誰疼的了，卻碰了我妹子那麼個糊塗蛋的婆婆。一年到晚，我看你受的那些委屈，我也不知陪你淌了多少眼淚！他們索性頑出這個把戲來了！少奶奶啊，方才我替你打算過來，不知你這一輩子的人怎麼過呢！他們在外頭喪良心、沒天理的幹出這件事來，我聽說已經把你的小照送給制臺看過，又求了制臺身邊的人上去回過，制臺點了頭，並且交代早晚就要送進去的，這件事就算已經成功的了。少奶奶卻依著正大道理做事，不依從他，這個自是神人共敬的。但是你公公這一下子交不出人來，這個釘子怕不碰得他頭破血流！如今晚兒做官的，那裡還講甚麼能耐，講甚麼才情。會拉攏、會花錢就是能耐，會巴結就是才情。你向來不來拉攏，不來巴結，倒也罷了；拉攏上了，巴結上了，卻叫他落一個空，曉得他動的是甚麼氣！不要說是差缺永遠沒望，說不定還要幹掉他的功名。他的功名幹掉了，是他的自作自受，極應該的。少奶奶啊，這可是苦了你了！他功名幹掉了，差使不能當了，人家是窮了，這裡沒面子再住了，少不得要回旗去。咱們是京旗，一到了京裡，離你的娘家更遠了。你婆婆的脾氣，是你知道的，不必再說了。到了那時候，說起來，公公好好的功名，全是給你幹掉的，你這一輩子的磨折，只怕到死還受不盡呢！」說著，便淌下淚來。少奶奶道：「關到名節上的事情，就是死也不怕，何況受點折磨？」姨媽道：「能死得去倒也罷了，只怕死不去呢！老實對你說，我到這裡陪你，就是要監守住你，防到你有三長兩短的意思。你想我手裡的幾千銀子，被他們用了，到此刻不曾還我，他委托我一點事情，我那裡敢不盡心！你又從何死起？唉！總是運氣的原故。你們這件事鬧翻了，他們窮了，又是終年的鬧饑荒，連我養老的幾吊棺材本，只怕從此拉倒了，這才是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呢！」少奶奶聽了這些話，只是默默無言。姨媽又道：「我呢，大半輩子的人了，就是沒了這幾吊養老本錢，好在有他們養活著我。我死了下來，這幾根骨頭，怕他們不替我收拾！」說到這裡，也淌下眼淚來。又道：「只是苦了少奶奶，年紀輕輕的，又沒生下一男半女，將來誰是可靠的？你看那小子（指小少爺也），已經長到十二歲了，一本《中庸》還沒念到一半，又頑皮又笨，那裡像個有出息的樣子！將來還望他看顧嫂嫂？」說到這裡，少奶奶也抽抽咽咽的哭了。姨媽道：「少奶奶，這是你一輩子的事，你自己過細想想看。」當時夜色已深，大眾安排睡覺。一宵晚景休提。

且說次日，苟才起來，梳洗已畢，便到書房裡找出一個小小的文具箱，用鑰匙開了鎖，翻騰了許久，翻出一個小包、一個紙卷兒，拿到上房裡來。先把那小包遞給婆子道：「這一包東西，是我從前引見的時候，在京城裡同仁堂買的。你可交給姨媽，叫他吃晚飯時候，隨便酒裡茶裡，弄些下去，叫他吃了。」說罷，又附耳悄悄的說了那功用。苟太太道：「怪道呢！怨不得一天到晚在外頭胡鬧，原來是備了這些東西。」苟才道：「你不要這麼大驚小怪，這回也算得著了正用。」說罷，又把那紙卷兒遞過去道：「這東西也交代姨媽，叫他放在一個容易看見的地方。左右姨媽能說能話，叫他隨機應變罷了。」苟太太接過紙卷，要打開看看；才開了一開，便漲紅了臉，把東西一丟道：「老不要臉的！那裡弄了這東西？」苟才道：「你那裡知道！大凡官照、札子、銀票等要緊東西裡頭，必要放了這個，作為鎮壓之用。凡我們做官的人，是個個備有這樣東西的。」苟太太也不多辯論，先把東西收下。顯個

便，邀了姨媽過來，和他細細說知，把東西交給他。姨媽一一領會。

這一天，苟才在外頭置備了二三千銀子的衣服首飾之類，作為妝奩。到得晚飯時，姨媽便躡手躡腳，把那小包子裡的混帳東西，放些在茶裡。飯後仍和昨天一般，用一番說話去旁敲側擊。少奶奶自覺得神思昏昏，老早就睡下了。姨媽覷個便，悄悄的把那個小紙卷兒，放在少奶奶的梳妝抽屜裡。這一夜，少奶奶竟沒有好好的睡，翻來覆去，短歎長吁，直到天亮，只覺得人神困倦。盥洗已畢，臨鏡理妝，猛然在梳妝抽屜裡看見一個紙卷兒，打開一看，只羞得滿臉通紅，連忙捲起來。草草梳妝已畢，終日納悶。姨媽又故意在旁邊說些今日打聽得制軍如何催逼，苟才如何焦急等說話，翻來覆去的說了又說。到了晚上，又如法泡製，給他點混帳東西吃下。自己又故意吃兩盅酒，借著點酒意，厚著臉面，說些不相干的話。又說：「這件事，我也望少奶奶到底不要依從。萬一依從了，我們要再見一面，就難上加難了。做了制臺的姨太太，只怕候補道的老太太還不及他的威風呢！何況我們窮親戚，要求見一面，自然難上加難了。」少奶奶只不做聲。如此一連四五天，苟才的妝奩也辦好了，芬臣也來催過兩次了。

姨媽看見這兩天少奶奶不言不語，似乎有點轉機了，便出來和苟太太說知，如此如此。苟太太告訴了苟才，苟才立刻和婆子兩個過來，也不再講甚麼規矩，也不避甚麼丫頭老媽，夫妻兩個，直走到少奶奶房裡，雙雙跪下。嚇得少奶奶也只好陪著跪下，嘴裡說道：「公公婆婆，快點請起，有話好說。」苟才雙眼垂淚道：「媳婦啊！這兩天裡頭，叫人家逼死我了！我托了人和制臺說成功了，制臺就要人，天天逼著那代我說的人。他交不出人，只得來逼我，這個是要活活逼死我的了！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，望媳婦大發慈悲罷！」少奶奶到了此時，真是無可如何，只得說道：「公公婆婆，且先請起，凡事都可以從長計議。」苟才夫婦才起來。姨媽便連忙來攙少奶奶起來，一同坐下。苟才先說道：「這件事本來是我錯在前頭，此刻悔也來不及了。古人說的：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頭是百年身。我也明知道對不住人，但是叫我也無法補救。」少奶奶道：「媳婦從小就知婦人從一而終的大義，所以自從寡居以後，便立志守節終身。況且這個也無須立志的，做婦人的規矩，本是這樣，原是一件照例之事。卻不料變生意外！」說到這裡，不說了。

苟才站起來，便請了一個安道：「只望媳婦順變達權，成全了我這件事，我苟氏生生世世，不忘大恩！」少奶奶掩面大哭道：「只是我的天嘯！」說著，便大放悲聲。姨媽連忙過來解勸。苟太太一面和他拍著背，一面說道：「少奶奶別哭，恐怕哭壞了身子啊。」少奶奶聽說，咬牙切齒的跺著腳道：「我此刻還是誰的少奶奶嘯！」苟太太聽了，也自覺得無味，要待發作他兩句，無奈此時功名性命，都靠在他身上，只得忍氣吞聲，咽了一口氣下去。少奶奶哭夠多時，方才住哭，望著姨媽道：「我恨的父生我不是個男子，凡事自己作不動主，只得聽從人家擺佈。此刻我也沒有話說了，由得人家拿我怎樣便怎樣就是了。但是我再到別人家去，實在沒臉再認是某人之女了。我爸爸死了，不用說他；我媽呢，苦守了幾年，把我嫁了。我只有一个遺腹兄弟，常說長大起來，要靠親戚照應的，我這一去，就和死一樣，我的娘家叫我交付給誰！我是死也張著眼兒的！」苟才站起來，把腰子一挺道：「都是我的！」

少奶奶也不答話，站起來往外就走，走到大少爺的神主前面，自己把頭上簪子拔了下來，把頭一顛，頭髮都散了，一彎腰，坐在地下，放聲大哭起來。一面哭，一面訴，這一哭，直是哭得「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！」任憑姨媽、丫頭、老媽子苦苦相勸，如何勸得住，一口氣便哭了兩個時辰。哭得傷心過度了，忽然暈厥過去。嚇的眾人七手八腳，先把他擡到床上，掐人中，灌開水，灌薑湯，一泡子亂救，才救了過來。一醒了，便一咕嚕爬起來坐著，叫聲：「姨媽！我此刻不傷心了。甚麼三貞九烈，都是哄人的說話；甚麼斷鼻割耳，都是古人的呆氣！唱一齣戲出來，也要聽戲的人懂得，那唱戲的才有精神，有意思；戲臺下坐了一班又瞎又聾的，他還盡著在臺上拚命的唱，不是個呆子麼！叫他們預備香蠟，我要脫孝了。幾時叫我進去，叫他們快快回我。」苟才此時還在房外等候消息，聽了這話，連忙走近門口垂手道：「憲太太再將息兩天，等把哭的嗓子養好了，就好進去。」少奶奶道：「哼！只要嫩得濃濃兒的燕窩，吃上兩頓就好了，還有工夫慢慢的將息！」苟太太在旁邊，便一迭連聲叫：「快揀燕窩！要揀得乾淨，落了一根小毛毛兒在裡頭，你們小心摳眼睛、撻指頭！」丫頭們答應去了。這裡姨媽招呼著和少奶奶重新梳裹已畢。少奶奶到大少爺神主前，行過四跪八肅禮，便脫去素服，換上綢衣，獨自一個在那裡傻笑。

過得一天，苟才便托芬臣上去請示。誰知那制臺已是急得不得了，一聽見請示，便說是：「今天晚上擡了進來就完了，還請甚麼，示甚麼！」苟才得了信，這一天下午，便備了極豐盛的筵席，餞送憲太太，先是苟才，次是苟太太和姨媽，捱次把盞。憲太太此時樂得開懷暢飲，以待新歡。等到筵席將散時，已將交二炮時候，苟才重新起來，把了一盞。憲太太接杯在手，往桌上一擱道：「從古用計，最利害的是美人計。你們要拿我去換差換缺，自然是一條妙計；但是你們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可知道古來禍水也是美人做的？我這回進去了，得了寵，哼！不是我說甚麼……」苟才連忙接著道：「總求憲太太栽培！」憲太太道：「看著罷咧！碰了我高興的時候，把這件事的始末，哭訴一遍，怕不斷送你們一輩子！」說著，拿苟才把的一盞酒，一吸而盡。苟才聽了這個話，猶如天雷擊頂一般。苟太太早已當地跪下。姨媽連忙道：「憲太太大人大量，斷不至於如此，何況這裡還答應招呼憲太太的令弟呢。」

原來苟才也防到憲太太到了衙門時，貞烈之性復起，弄出事情來，所以後來把那一盞酒，重重的和了些那混帳東西在裡面。憲太太一口吸盡，慢慢的覺得心上有點與平日不同。勉強坐定了一回，雙眼一饒，說道：「酒也夠了，東西也吃飽了，用不著吃飯了。要我走，我就走罷！」說著，站起來，站不穩，重又坐下。姨媽忙道：「可是醉了？」憲太太道：「不，打轎子罷。」苟才便喝叫轎子打進來。苟太太還兀自跪在地下呢，憲太太早登輿去了，所有妝奩也紛紛跟著轎子擡去。

這一去，有分教：宦海風濤驚起落，侯門顯赫任鋪張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再記。